

透过飞机舷窗，绵延起伏的大凉山尽收眼底。祖国西南这片热土，曾闪耀长征的精神火把，曾实现“一步跨千年”的社会变迁。如今，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中，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革。

到凉山来，了却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桩心愿：

一年前，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审议，习近平总书记向来自凉山州的代表了解彝区脱贫攻坚进展情况。总书记说，全国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我绝大多数去过了，还没有走到的吕梁和凉山会尽快去。

那之后不久，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到山西吕梁山区考察调研。

山高路远，千里迢迢。这一次，

习近平总书记特意把凉山之行安排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春节前夕，既作为考察脱贫攻坚的第一站，又作为春节慰问的重要活动。从西昌出发前往大凉山腹地，乘车往返4个多小时，走到最贫困的地方。总书记用脚步践行走

遍全国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承诺。

风雨兼程，人民至上。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为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之坚的硬仗把脉定向，强调提高脱贫质量，聚焦深贫地区，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推向前进。

——摘自《“脱贫攻坚战一定能够打好打赢”——记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四川凉山地区群众并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人民日报2018年2月15日）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到凉山来，了却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桩心愿

透过“悬崖村”这个彝家山寨，可以看见大凉山的未来——

从藤梯、钢梯到楼梯

本报记者 叶晓楠

8月4日是个大晴天，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昭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阿克鸠射又一次来到“悬崖村”——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列尔村。

他6年里40余次来“悬崖村”，每一次来，村里的新变化都令他欣喜，“这次我看到，村民们忙着搞旅游，搞种植，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

“我有幸参与、见证了这座彝家山寨发生的巨大变化，还用手中的笔，书写了许许多多‘悬崖村’的故事。”阿克鸠射说。

走下悬崖搬进楼房

阿土列尔村，坐落于古里拉达大峡谷深处，其中，阿土列尔村的一个村民小组勒尔社，位于悬崖之上，曾经在很多年里，村民主要是靠着藤条和木棒编成的藤梯来维系和外界的联系。

为改善“悬崖村”的出行条件，2016年，凉山州和昭觉县拨款将藤梯改造为钢梯，出行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去年10月，本报记者到“悬崖村”实地探访时看到，有了钢梯，路好走多了，水电、通讯都有了保障，幼教点、医疗点也有了，小娃娃在村里免费进幼教点，大娃娃到山下读小学，条件不比县城差，慕名而来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今年5月，“悬崖村”又传出好消息——村里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迁入县城集中安置点的新家。

“村民搬新家那几天，我一直跟他们在起，就跟自己搬新家一样。我跟了这个村子这么多年，亲眼看着这个村子从藤梯到钢梯再到楼梯的历程，打心眼里为村民高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阿克鸠射仍然兴奋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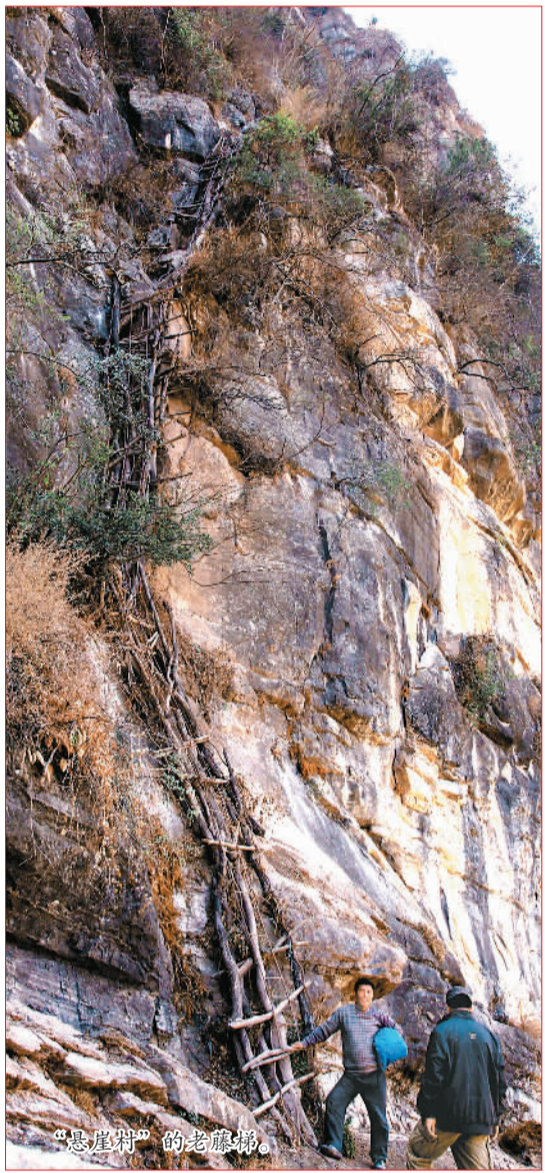
为迎接这个大喜日子，有的村民穿上了民族盛装，有的特别兴奋，早上4点就睡不着觉了，还有的村民直播搬家过程。

在安置点，楼房错落有致，超市、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搬家那天，志愿者帮村民安装好政府赠送的家具和电视等电器，干净整洁的新房，顿时充满了生活气息。

“村民某色拉博，搬进城没多久，妻子就在县医院为他生下了小女儿，我去他家庆贺，大家都喜气洋洋的，真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啊！”阿克鸠射乐呵呵地说。

搬进了城，日子还得过得更好。安置点为新居民们搭建了就业服务咨询点，县人社局工作人员提供就业咨询服务，开展劳动技能培训。

这段时间，村民某色伍哈没事就围着社区转，希望能找到一个适合的铺面，“安置社区入住的居民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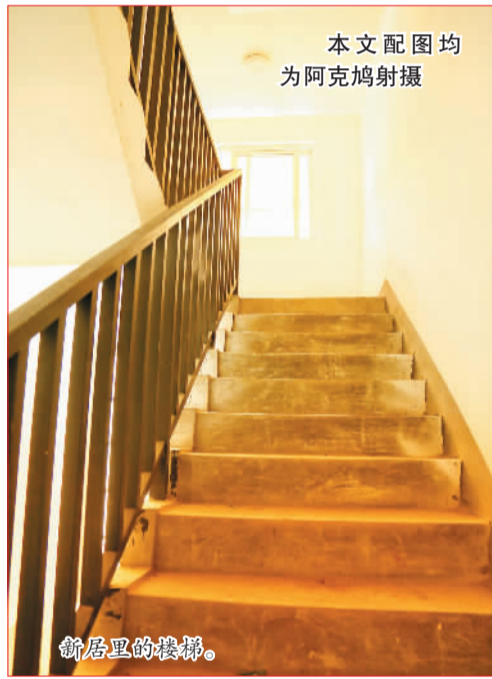
“悬崖村”的老藤梯。



“悬崖村”的钢梯。



“悬崖村”村民迁新居。



本文配图均为阿克鸠射摄

越多，我想开个卖部，既方便邻居，又能有收入。”

同时，老家的土地也不能丢。已搬迁的贫困户在村里的土地，可以去管理经营，也可以将其流转给别人经营，或入股合作社统一经营，也能得到一份收入。

某色伍哈和老婆商量好了，将来，老婆和孩子在城里工作、学习，他留在山上继续种庄稼、养牲畜、搞民俗旅游。

某色拉博是个攀爬高手，他原来是个放羊的村民，现在到“悬崖村”的旅游公司上班，每个月能拿到三四千元的工资，日子过得红火多了！

难忘第一次爬“悬崖村”

看到村民幸福的新生活，阿克鸠射常常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悬崖村”时的情形。那是在2013年的2月里的一天，因工作需要，他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阿土列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

“越往上，路越来越难走，几乎每走一步都要手脚并用，趴在悬崖峭壁上。在悬崖上回头看，让人心惊肉

跳头晕不已。离出发点半觉社越来越远了，公路像一条白绸带似地缠绕在山脚下。”阿克鸠射第一次爬上“悬崖村”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抬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深沟险壑，有的地方能下脚的空间还不到半个脚掌大，阿克鸠射爬得心直打鼓，但想想山上的村民常年靠此出行，咬咬牙，擦擦汗，他硬是爬上了山。

后来，阿克鸠射把这次到访“悬崖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的经过，写成了8万余字的系列报道《探寻昭觉古里拉达秘境》，于2013年3月刊发，向外界讲述了“悬崖村”的故事。

“‘猴子喝醉酒’的故事，就是我第一次去‘悬崖村’时听说的。”阿克鸠射说。

村里一位名叫某色日冲老人给他们讲了这个故事，原来，有一年冬天，趁着一个好天气，某色日冲老人把玉米酒糟晒到院子里后，一家人就出去翻地干活了。可傍晚回来的时候，发现有一群猴子把他晒的玉米酒糟给偷吃了，东西歪歪地酒醉在他家院子里，直到第二天才纷纷散去。

阿克鸠射记得，讲起这个故事，

某色日冲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兰香烟，脸上写满了慈祥的笑容。

渐渐地，阿土列尔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引起了外界关注，“悬崖村”的名字传开了，阿克鸠射也与“悬崖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2013年2月起，阿克鸠射40多次到“悬崖村”，在一次又一次爬藤梯、攀钢梯的过程中，把自己“变”成了“悬崖村”人。

“我亲历了‘悬崖村’修建钢梯的过程，记录了银行、网络、电力走进‘悬崖村’的激动时刻，见证了‘悬崖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历程，也见证了村民陆续搬迁至集中安置点的新家，开启新生活。”阿克鸠射说。

最让阿克鸠射自豪的是，2019年3月，他的报告文学作品《悬崖村》问世，此后获评四川省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2019年度“中国好书”。目前，《悬崖村》彝语版准备出版，部分被翻译成5种少数民族文字在《民族文学》上发表。《悬崖村》还走出了国门，用阿拉伯语在埃及等12个国家出版发行。

国旗最鲜艳最醒目

2018年，“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举行，其中有两张照片讲述了“悬崖村”的故事：一张是“悬崖村”的藤梯，两位村民在爬山途中休息；一张是“悬崖村”的钢梯，10余人在钢梯上行走，一些人还在欣赏沿途风景。通过这两张照片，观众看到了“悬崖村”之变。

这两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阿克鸠射。仅钢梯修建过程中，他就跑了4次现场。

“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相差近4年，基本可以折射出‘悬崖村’的变化。”阿克鸠射说，“悬崖村”的故事，不仅折射出大凉山扶贫的急与难，也成为观察四川脱贫攻坚的一扇窗口。

这里的基层党员干部发挥了带头作用，在钢梯修建过程中也是如此。阿克鸠射记得，为了低价买到修建钢梯的钢管，乡干部在钢材市场上演了一出砍价的戏。乡长先去砍价，乡党委书记再接着砍价。“两位乡干部轮流上，卖钢材的老板被‘压价谈判’整得有些‘脑壳大’。他们又打

春季是浙江诸暨茶农们最忙碌的时节。晨曦微露，趁着凉爽，茶农们戴上斗笠抱着背篓，赶去茶园采茶。“老茶农”马亚平却拿起一个黑色保温壶，捎上几摞一次性透明杯，径自去了公园。

“开水注入透明杯，杯中的茶叶旋转翻腾起来，不一会儿沉到杯底，根根竖直，稍尖一头朝上，好似一把把绿色宝剑，散发出独特的清香。循着茶香，公园里不少人凑上前来，几位喝了大半辈子茶水的老茶客还争着问：“这是个什么茶？”

“名源其形，它叫绿剑茶。”指着杯中竖立的茶叶，马亚平边说边给茶客们沏上了茶。

今年58岁的马亚平，出生在浙江省诸暨市岭北镇茶山村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民家庭，他靠着每天的保温壶沏茶，打开了茶叶生意的大门。慢慢地，这个来自小山村的茶被全国各地的茶客们熟知，卖到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

在茶园里泡了40多年，马亚平没想到自己的绿剑茶能够推广到全国，更让他没想到的是，7月中旬，他成为了茶山村有史以来第一位正高农民。

今年3月，浙江省为农民打开了正高职业

正高农民马亚平——

“一片茶叶，要用一生去琢磨”

孟闻笛

称的大门，明确规定，除涉农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人员外，职业农民也可参评。7月14日，浙江省年度农业正高级职称评审结果出炉，作为浙江首批获评正高级职称的四位农民之一，马亚平获得了“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称号。

获评正高级职称的第二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来给马亚平道喜。马亚平一一表达谢意后，又仿佛忘掉了获评正高的事，开始为他们答疑解惑。“职称是对我的肯定，但更是鞭策，希望能带动更多的乡亲们科学种茶。”

走在茶园的石子小路上，人们被清新湿润的空气包裹着，淡淡的绿茶香气沁入心脾，心情也随之舒畅起来。乡亲们很不解，为什么和其他茶园不太一样，马亚平的茶园

看不到杀虫设施或是除草设备的踪影呢？

“害虫的确是茶叶生长过程中的大敌。”马亚平说，但与清除害虫、杂草相比，还有更重要的事，比如维持茶园的生态平衡。“现在讲究有机化模式，如果安装除虫设备，茶树不就和害虫、益虫都说‘再见’了吗？”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在同行看来十分过时的除虫方式——每到害虫产卵的高峰期，马亚平就带着茶农一起，到茶园采摘带有害虫虫卵的茶树叶片。

摘下树叶，马亚平指着上面的虫卵，开始现场教学。哪种是害虫，哪种是益虫，它们喜欢吃哪种草，讨厌什么味道，从茶园获得的知识又一次在茶园里传授，马亚平仿佛是一名“田间博士”。

除了茶叶本身之外，马亚平总是在考虑新的发展方向。

茶叶、袜子和同山烧是诸暨的三大特色，“中国袜业之乡”说的便是诸暨。马亚平大胆设想，何不把其中两种结合起来，研发一款更具诸暨特色、代表诸暨的产品呢？经过7年时间的研发创新，马亚平团队成功将茶多酚等茶叶提取物融入棉纤维，“茶袜”上市了。

“如果说茶袜，你会想到什么？是带有茶叶味道的袜子吗？”马亚平拿出一双茶袜和一双普通袜子，“你看一看，哪双是茶袜？”

两种袜子拿在手上，都是棉质手感，一双是浅粉色，一双是白色带红条纹，款式相似，凑近了闻一闻，也都没有什么味道。

“单单做一款有茶叶味道或是颜色的袜子就太容易了，但这只是噱头，茶袜的核心就在于茶叶提取物能带给棉纤维质的改变。多穿几次，你会发现我们的袜子更防臭，而且茶叶提取物具有抗菌抑菌的功效。”马亚平介绍说，之前，衣物都是采用化学抑菌剂才能达到抑菌的效果，现在我们采用天然的抑菌剂。

“有了这项技术，茶农们夏秋季节可以继续留在茶园做茶衍生品，茶农不必到处奔波，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马亚平说。

获评正高职称后，马亚平受到一些企业的邀请，去担任技术指导员。出差在外，马亚平喝绿茶的时间少了，“但现在我有更多机会品尝其它受市场欢迎的茶，朋友之间也经常交换好茶。”在他看来，市面上流通的每一款茶叶都有可取之处。取长补短，优化自身，才是茶业长久发展之道。

“一片茶叶，我要用一生去琢磨，让茶拥有更多的可能。”



乡情村貌

本栏目主持人：严冰



众生相